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► 石本與集本〈李密墓誌〉之比較及其意義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199903.0295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2), 1999

作者/Author：黃秀燕

頁數/Page：295-334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9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199903.0295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石本與集本〈李密墓誌〉之比較及其意義

黃秀燕

私立元智大學共同科

摘 要

李密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年(註一)，卒於唐高祖武德元年(582A.D. — 618A.D.)，為隋末群雄之一。李密傳見載於《北史》卷六十，附於曾祖〈李弼傳〉後，又《隋書》卷七十，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，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；李密降唐後事蹟，見於新、舊《唐書》及魏徵所撰〈李密墓誌〉。集本之〈李密墓誌〉收入《文苑英華》卷九百四十八，《全唐文》卷一百四十一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上，《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》。石本墓誌於一九七六年在河南浚縣城關鄉羅莊村西出土，誌長 64 公分，寬 79.4 公分，楷書；誌蓋長 58.5 公分，寬 82 公分，篆書；石本大抵清晰可誦，其影本收入《隋唐五代墓誌匯編》，《新中國出土墓誌·河南卷》。今取石本與集本墓誌對照，發現集本比石本多出 448 字；其繁簡殊甚；所以然者，葉師國良〈石本與集本碑誌文異同問題研究〉云：

石本、集本之所以有參差者，可能之情況有四：

註 一：李密死於唐高祖武德元年(618)，年卅七，據此逆推，李密當生於開皇二年(582)。

(一)刻石編集皆據原稿，而集本傳刻時有誤。

(二)刻石編集皆據原稿，而石本摹勒時有誤。

(三)刻石時根據原稿，編集時刪其頭尾。

(四)刻石時增改原稿，編集時收入原稿。(註二)

考查李密墓誌之集本、石本，當屬第(四)種情況，即：編集時收入原稿，刻石時增改原稿。然石本「增加」者有限，其意可得而說；其改易者，或刪裁敘述內容，或改易用字、用詞；基本上，石本、集本之〈李密墓誌〉皆文字典雅，情蘊悲沈，然而引史料參證，兩本對誌主的敘寫觀點儼然有別，是故記事題材去取不一；石本精約，集本符實。葉師又云：

石本與集本若有重大不同當慎求其平。(註三)

本文為慎求其平，探究相關史實，追溯立文深義，試作合情入理之說解，所言、所論，祈請方家指正。

全文綱要如下：

- 一、石本與集本墓誌內容。
- 二、石本繁寫之處及其意義。
- 三、石本刪去集本繁寫之處及其意義。
- 四、兩本遺詞用字差異之處及其意義。
- 五、從墓誌銘等論李密其人及叛唐事實
- 六、結論。

註 二：《台大中文學報》第八期，(民 85)，P.25。

註 三：《台大中文學報》第八期，(民 85)，P.36-38。

一、石本與集本墓誌內容

石本誌蓋作：唐上柱國邢國公李君之墓銘。《文苑英華》題作：「唐故邢國公李公墓誌銘」，集本以稱呼文章篇名，與誌蓋題詞無關。

誌蓋錄誌主勳爵，《舊唐書》〈職官志〉一云：「正第二品」，「上柱國。勳官。」又云：「從第一品」，「嗣王、郡王、國公。爵。」李密降唐，勳爵頗高(註四)。

石本墓誌內容如後。案：爲下文說解方便，標碼細分節、目。磨泐字以□表示(註五)，依集本補入之字以_表示。

誌銘：

1. 自昔天造草昧之初，有聖經綸之始，蔡鹿逐而猶走，□□遷而未定，必有異人間出，命世挺生，負問鼎之雄圖，鬱拔山之壯氣；控御英傑，鞭撻區宇；志逸風飄，勢傾海岳。2. 或一丸請封函谷，或八千以割鴻溝，或夏殷資以興亡，或楚漢由其輕重；3. 懋功墮乎既立，奇策敗於垂成；仰龍門以摧鱗，望天池而墜翼者；求之前載，亦何世無其人哉？4. 公諱密，隴西成紀人也。5. 長源遠逝，崇基峻極，九功諧於虞夏，七德播於嬴劉。6. 祖曜，周太保、魏國公。父寬，隋上柱國、蒲山公。匡周之美，姬旦愧其深仁；平吳之功，杜預慚其遠略。7. 公、渥注龍種，丹穴鳳雛；生而五色，一日千里。8. 起家左親侍，驅馳階閭，暉映廊廡，出入禁門，光生道路。綺襦紈袴(從衣部)，非其好也；屏居一室，勢不營利；交則一時俊民，談必霸王之略。9. 有隋二世，毒被八荒，杼柚空於稅斂，老弱盡於徭戍；怨言發於山石，窮魂哭於野鬼；群盜並起，民不聊生，萬里蕭條，人煙斷絕。10. 公使劍雷

註 四：《舊唐書職官一》卷42,志22,P.1791。

註 五：指磨泐之處無法據集本補入者。

息，意在亡秦；11.發跡譙梁，奮飛鞏洛；據敖庾而塞輶轅，杜飛狐而臨白馬；12.綠林青犢之豪、蒙輪扛鼎之客，四面雲合，萬里風馳。13.隋將王世充率江淮之勁勇，驅幽并之騎射，鼓之洛汭，隻輪無返；宇文化及盡百越之敢死，窮三秦之驍銳，翦之河朔，疋馬不歸。14.於是胡騎千群，長戟百萬，飲馬則河洛可竭，作氣則嵩華可飛，故得威讐華夷，聲振宇宙。15.徒人事之有會，信天道之深遠；16.俄而慮出圖表，臺起□心，無平陰之先鳴，有迴谿之垂翅。17.遂擁眾西邁，謁帝承明，授上柱國，封邢國公，拜光祿卿。18.禮埒維城，榮加恆典；參二王之後，廁周公之胤；入居九列，出摠六戎；與元帥秦王東討洛邑。19.出雞鳴之關，次休牛之塞，詔公旋旆，更盡嘉謀；20.公想淮陰之偽遊，懼彭王之詐返；內懷震恐，棄軍霄遁；熊耳峰危，羊腸徑險，降吳不可，歸蜀無路；顧駿馬以徘徊，哥虞兮而流涕；同陰陵之失道，類尸鄉之喪元。春秋卅七。21.詔、公禮葬焉。22.公體質貞明，機神警悟，五行一覽，半面十年，雅善書劍，尤精文史；至於出天入地之奇，拔幟擁沙之妙，莫不動如神化，應變無窮。23.既負縱橫之才，又遇風雲之會，望紫氛以驤首，陵扶搖而振翮；總不召之眾，問獨夫之罪；從我如流，三分將二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，并吞六合之心。24.既而神器有歸，榮名天闕，委質北面，受命東征；25.□以震主自疑，功多是懼，將遠遊以逃難，翻塗窮而及禍。惜乎！高鳥未盡，良弓遽折；26.狡兔不獲，韓盧已亡。天子過細柳以興嗟，聞鼓鞞而動思；27.曲展事人之節，是申舊君之禮。28.粵以武德二年歲次己卯二月庚子朔十六日乙卯，葬於黎陽縣之西南五里之平原。29.故吏上柱國、使持節黎州總管、殷衛澶四州諸軍事、黎州刺史、曹國公徐世勣，上柱國、臨河縣開國公柳德義，上柱國、陽武縣開國公薛寶，上柱國、聞嘉縣開國公杜才幹等，或同嬰世網，或共涉艱辛，或感意氣

於一言，或託風雲於千載；30. 並登堯世，不列元愷之功；俱為漢臣，獨漏山河之誓；所以慟深樂布，悲甚向雄。31. 懼陵谷之推移，勒斯銘於泉戶；庶神遊楚國，無慚項羽之臣；魂往齊都，不愧田橫之客。其詞曰：如馬唐臣。猶龍周史。弘道百世。邁德千祀。32. 奇偉間出。才雄代起。玉種仍傳。蘭芳不已。世濟不隕。惟公挺生。33. 光流玉潤。響振金聲。英姿卓犖。雄略縱橫。34. 躡雲高引。搏風上征。運屬道銷。時逢改卜。朱旗爰舉。素靈已哭。野戰群龍。原馳走鹿。競窺周鼎。爭亡秦族。遭時蠖屈。乘運鳳翔。劬勞百戰。經營四方。振盪六合。牢籠八荒。始開楚霸。終基漢皇。35. 爵窮五等。位登九棘。帷幄參謀。高衢騁力。36. 逸足方遠。脩塗未極。縱壑摧鱗。摩霄墜翼。37. 陰陵迷路。尸鄉殞身。□□喪楚。□安留秦。驚魂靡託。返葬可因。列樹松楸。唯餘故人。

集本內容如後。所錄以《文苑英華》為主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有異寫者，說明於文章後。為與石本對照，標碼次第依石本之段落，集本繁寫而石本所無之處，繫以文章相對位置之編碼，加英語字母及括弧表示。

集本《文苑英華》〈唐故上柱國邢國公李密墓誌〉：

1.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，有聖經綸之始，原鹿逐而猶走，瞻烏飛而未定，必有異人間出，命世挺生，負問鼎之雄圖，鬱拔山之壯氣；控御英傑，鞭撻區宇（“于”改成“禹”），志逸風颯，勢傾海岳。2. 或一丸請封函谷，或八千以割鴻溝，夏殷資以興亡，楚漢由其輕重；3. 懋功墮乎既立，奇策敗於垂成；仰龍門以摧鱗，望天池而墜翼；求之前載，豈代有其人者哉？4. 公諱密，字玄運，隴西成紀人。5. 自德種降祉，宏道垂風；導碧海之長瀾，聳閼峰之遙構；家傳餘慶，明哲繼軌；論文德則弼諧舜禹，語武功則經綸秦漢；其餘令聞令望，且公且侯，垂翠綬、拖鳴玉者，蓋亦耆舊未得盡傳，良史莫能詳載矣。6. 曾祖弼，

周太師、八柱國、衛公。祖曜，周太保、魏公。父寬，隋上柱國、大將軍、涼州總管、蒲山郡公。並匡周之美，呂望愧其嘉謀；平吳之功，杜預慚其遠略。7. 公、渥注龍種，丹穴鳳雛；降列象之玄精，稟成形之秀氣；雲生五色，一日千里。8. 起家左親衛府、東宮千牛備身，驅馳武帳，暉映廊廡，出入龍樓，光生道路。(8a). 隋文帝精華已竭，義不斷恩，始開陵長之源，將致覆宗之禍。公見機而作，謝病言歸，優游經史，晦明藏用，風塵靡雜，賓友簡通，交必一時之俊，談必霸王之略。(8a). 尚書令景武公楊素，崖岸峻峙，天資宏亮，壁立千仞，直上萬尋；嗣關西之孔子，追陝東之姬旦；深謀遠鑒，獨步當時。(8c). 公、年甫弱冠，時人未許，景武一見風神，稱其傑出，乃命諸子從而友焉；並結公始終之期，申以死生之分。9. 暨有隋二世，肆虐黔首，三象霧塞，五岳塵飛；(9a). 妖災所臻，匪唯血落星隕；怨讟所動，寧止石言鬼哭。(9b). 轍跡遍於天下，徭戍窮於海外；冤魂塞宇宙，(9c). 白骨蔽原野；墳壟發掘，城郭丘墟，萬里蕭條，人煙斷絕。10. 公與楚公協契，共拯橫流，未息溟海之波，幾及昆岡之火。亡自道中，竄身草澤，奮臂大呼，群雄嚮起。11. 豹變梁楚，鳳翔鞏洛；據敖庾而塞輶轅，登太行而臨白馬。12. 九服諸侯，四方豪傑，或跨州連郡，或稱帝圖王，合從締交，爭亡秦族者，莫不驅茲青犢，背彼黑山；擊長轂以雷奔，望高旗而電集；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。(12a). 遂大開幕府，肇啟霸圖；數七德以宣威，掩八紘而取俊；鱗羽畢萃，草澤無遺。(12B). 於是發人文以化之，播仁義以乘之，應時機以鼓之，總群策以決之。九野風馳，六合雷駭，彈壓趙燕，振驚江漢。13. 世充甚昆陽之敗，(13a). 煬帝同望夷之禍，化及師殲於黎陽，(13b). 建德稽顙於河朔。(13c). 七國之地，四為我有；五都之所，三在域中。14. 胡騎千群，長戰百萬；飲馬則河洛可竭，作氣則嵩華自飛；近無不

懷，遠無不肅；聲溢寰宇，威懾華夷。(14a).屬人神乏主，以天下為己任，荒裔佇來蘇之望，遺離有息肩之所。15.雖寔下民伊賴，然非上帝所臨；壯志展於人謀，雄圖屈於天命；16.始先鳴於大樹，終垂翅於群華。17.乃眷西顧，舉茲東夏，載驅周道，來謁承明，帝曰：念功降茲休。命上柱國，邢國公，拜光祿卿。(18a).公威雖未震，主自為謀，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，故吏後來或居其上。懷漁陽之憤憤，恥從吳耿後列；同淮陰之怏怏，羞與絳灌為伍。負其智勇，頗不自安。18.俄屬元帥秦王，經營瀛洛，亦親承密策，率卒先行。19.既出雞鳴之關，方次休牛之塞；詔命施號，更盡嘉謀。20A.公想雲夢之偽遊，慮青衣之詐反；(20a).心辭魏闕之下，志在江湖之上；慕范蠡之高蹈，追赤松之遠遊。20B.熊耳峰危，羊腸徑險；降吳不可，歸屬無路；短兵既接，脩途已窮；陰陵失道，詎展拔山之力；騅馬不逝，徒切虞兮之歌；臨陣喪元，時年三十有七。21.故吏上柱國、黎陽總管、曹國公徐世勳等，表請收葬，有詔許焉。22.體質貞明，機神警悟，五行一覽，半面十年，雅善書劍，尤精文史；(22a).輕字一夫之勇，學萬人之敵；至於三令五申之法，七縱七擒之功，出天入地之奇，拔幟擁沙之策，莫不動如神化，應變無窮。23.負縱橫之才，遇風雲之會；望紫氣以驤首，凌扶搖而振翮；總不召之眾，問獨夫之罪；從我如流，三分將二；遂有囊括四海之志，併吞六合之心。24.既而神器有歸，朝宗天闕，率以從義之旅，為勤王之師。25.更名重自疑，功高是懼，將遠遊以逃難，翻途窮而及禍。惜乎！高鳥未盡，良弓遽折；26.敵國猶梗，謀臣已喪。天子過細柳以興嗟，聞鼓鞞而軫慮；27.雅重事人之節，方申詔葬之禮。28.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，禮也。29.故吏徐世勳等，或同嬰世網，共涉難艱，感意氣於一言，託風雲於千載。30.所恨並發唐代，不列元凱之功；俱為漢臣，

獨漏山河之誓；是以慟深樂布，悲甚向雄。31. 慮陵谷之推移，勒斯銘於泉戶；庶使神遊楚國，無慚項羽之臣；魂往齊都，不愧田橫之冢。乃為銘曰：如馬唐臣。猶龍周史。弘道百世。邁德千祀。32. 帶地深源。極天峻峙。玉種逾潤。蘭芳不已。(32a). 成形騰氣。成象降精。餘慶鍾美。惟公挺生。33. 少表奇智。早擅英聲。符采發越。志略縱橫。(33a). 隋道方衰。始開陵長。睹茲兆亂。緬然長想。閉關晦跡。招弓莫往。盤桓利居。不嬰世網。34. 運居道消。時逢改卜。朱旗爰止。素靈已哭。野戰群龍。原馳走鹿。競窺周鼎。爭亡秦族。遭時蠲屈。運偶鳳翔。劬勞百戰。經營四方。振盪六合。牢籠八荒。始聞楚霸。終基漢皇。(34a). 群雄並起。莫恢王度。聖人既作。皇天乃顧。爰自東夏。言遵西路。來擬寶融。寵逾英布。35. 爵窮五等。位登九棘。惟幄參謀。高衢騁力。36. 海運方遠。圖南未極。縱壑摧鱗。摩天墜翼。37. 熊耳失路。新安殞身。長男喪楚。少女留秦。驚魂靡託。反葬何因。列樹松楨。唯餘故人。

說明：

(一)「瞻鳥飛而未定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瞻鳥飛而未定」。鳥、鳥形近。

石本首二字位置磨泐，「飛」作「遷」。

(二)「懋功墮乎既立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懋功墮乎將立」。

石本作「懋功墮乎既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所錄集本同。

(三)「字玄邃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字元邃」，避清聖祖諱。

石本無。

(四)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」。《全唐文》等文意通順；與下句「語武功則經論秦漢」對仗。

石本無此段敘寫。

(五)「曾祖弼，周太師，八柱國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曾祖

弼，周太師，上柱國」。當作「上柱國」。又：石本不寫曾祖。

(六)「蒲山郡公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蒲山郡王」。石本作「蒲山公」。

(七)「並匡周之美，呂望愧其嘉謀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無「並」字。

石本「呂望」改「姬旦」，「嘉謀」作「深仁」。

(八)「降列象之玄精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降列象之光精」。

石本無。

(九)「起家左親府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起家左親衛尉」。石本作「起家左親侍」。

(十)「並結以始終之期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無「並」字。石本無此段敘寫。

(十一)「寧止石言鬼哭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寧止鬼哭石言」。石本有不同敘寫。

(十二)「胡騎千群，長戰百萬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獵騎千群，長戟百萬」。石本作「胡騎千群，長戟百萬」。又：「戟」爲是，兩句爲對仗。「戰」「戟」形近而訛。

(十三)「威懾華夷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威懾中外」。石本作「威讐華夷」。

(十四)「遺離有息肩之所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遺黎有息肩之所」。石本無此段敘寫。

(十五)「亦親承密策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公亦親承密策」。石本無此段敘寫。

(十六)「詔命施號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詔命旋旆」。石本作「詔公旋旆」。

(十七)「公想雲夢之僞遊，慮青衣之詐反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公想雲夢之僞遊，慮青衣之詐及」。「及」當爲「反」形近而訛。

又：石本作「公想淮陰之僞遊，懼彭王之詐返。」

(十八)「詎展拔山之力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誰展拔山之力」。石本敘述不盡同。

(十九)「體質貞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公體質貞明」。石本作「公體質貞明」。

(二〇)「率以從義之旅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率從義之旅」。

石本敘寫不盡相同。

(二一)「更名重自疑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更以名重自疑」。

石本作「□以震主自疑」。

(二二)「方申詔葬之禮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方申詔喪之禮」。

石本作「是申舊君之禮」。

(二三)「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葬於黎陽之西五里之平原」。石本作「葬於黎陽縣之西南五里之平原」。

(二四)「共涉難艱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共涉艱難」。石本作「或共涉艱辛」。

(二五)「感意氣於一言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感氣於一言」。

石本作「或感意氣於一言」。《濬縣金石錄》漏「意」字。

(二六)「餘慶鍾美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餘慶種美」。鍾、種形近而訛，以《文苑英華》爲是。又：石本無。

(二七)「運居道消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運否道消」。石本作「運屬道銷」。

(二八)「朱旗爰止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朱旗爰指」。石本作「朱旗爰舉」。

(二九)「始聞楚霸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始開楚霸」：。石本作「始開楚霸」。

(三〇)「海運方遠」，《濬縣金石錄》作「海運方遙」：。石本作「逸足方遠」。

小結

石本與集本互校，當先以石刻爲底本，(二),(六),(十二),(十三),(十六),(十七),(十九),(二五),(二九)之釋文，皆石本爲是。以碑誌文字與一般文

字不同，一般文字著作之時已然完整，碑誌則於誌主諸多記事、仍待喪家補足；因而，碑誌之價值除了表現作者之寫作功力，更重視誌主之生平事蹟。再則石刻時代較各種集本為早，同時，較少傳刻訛誤之處，若欲討論誌主生平，以石本資料較豐富、可靠。(註六)

二、石本繁寫之處及其意義

(一)，石本：13，隋將王世充率江淮之勁勇，驅幽并之騎射，鼓之洛汭，隻輪無返；宇文化及盡百越之敢死，窮三秦之驍銳，翦之河朔，疋馬不歸。

集本：13，世充甚昆陽之敗，煬帝同望夷之禍，化及師殲於黎陽，建德稽顙於河朔。

案：李密生前與王世充數戰(註七)，其首役即石本所寫。《隋書》本傳載：密從瞿讓攻下興洛倉，一度佔據回洛倉後，煬帝遣世充領江淮勁卒五萬人討伐密，兩軍先對峙於洛西又轉至洛北，交戰互有勝負，世充終於孤注一擲，造洛水橋，悉數渡水擊密；密簡銳卒，分三支反攻，官軍自相陷溺，死者數萬人，王長恭等將帥七人陣亡，世充僅以獲免，不敢還東都，走河陽。此役之意義為：煬帝以密應讖語，不敢西顧，滯留江都。《隋書》本傳柳奭言：「阻東都，斷隋歸路，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，此亦公之功也。」(註八)即是。

註 六：《台大中文學報》第八期，(民 85)，P.32-33。

註 七：祖君彥〈為李密與袁子幹書〉云：「王世充自守西洛，前後四度摧翦。」（《全唐文》卷 131）《資治通鑑·隋記八》《考異》引〈蒲山公傳〉云：「自洛北敗至此七十餘戰。」《河洛記》云：「四十餘戰，再三失利。」而《資治通鑑》但云：「世充與密屢戰。」（P.432）本文從《資治通鑑》。

註 八：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 2 云：「隋主以李氏當王，又有桃李之歌，謂密應於符讖，故不敢西顧，尤加憚之。」又，《舊唐書·五行志》：「隋末有謠云：桃李子，洪水繞楊山。煬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，故誅李金才，後李密據洛口倉，以應其讖。」（P.1375）又，柳奭言另見《舊唐書》卷 53，列

又：宇文化及弑逆，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，兵十餘萬，李密率步騎二萬拒之，遣徐世勣守黎陽倉城，兩軍對峙洛水，李密先是領輕騎焚毀化及攻具，又與戰童山下，化及屬將陳智略、張童仁等舉兵歸密(註九)，王軌亦舉東郡降之，李密始引兵而西，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，執于弘達(殺煬帝人)以獻越王楊侗。

此役之意義為：逼迫宇文化及北走魏縣，兵勢日蹙，酣宴無度，終為竇建德所敗。(註十)

合史實觀之，石本所錄兩役之敘寫有四層意涵：其一，見李密運籌靈活、臨陣勇壯。其二，誌李密一時盛勢(註十一)。其三，與「控御英傑」、「志逸風飄」等形象描繪呼應。其四，順理成章帶出下文：「飲馬則河洛可竭，作氣則嵩華可飛」之讚歎(註十二)。石本以煬帝肆行猜毒，天下人所共討；又竇建德並未與李密正式交鋒之事實，棄捨煬帝及竇建德之取材(註十三)，更能凸顯誌主之卓越，此為聚焦寫法。

(二)，石本：18，禮埒維城，榮加恆典；參二王之後，廟周公之胤，入居九列，出總六戎，與秦王元帥東討洛邑。

集本：18，俄屬元帥秦王，經營瀟洛。

傳3,P.2223。

註九：《資治通鑑·唐紀一》作「張童兒」。P.483。

註十：《隋書·宇文化及傳》卷85,列傳第50,P.1891-1892。

註十一：于時，東至海、岱，南至江、淮，郡縣莫不遣使歸密，竇建德、朱粲、楊士林、孟海公、徐圓朗、盧祖尚、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。《舊唐書》P.2220。

註十二：祖君彥〈為李密作書以移郡縣檄〉文曰：「呼吸則河、渭絕流，叱吒則嵩、華自拔，以此攻城，何城不陷；以此擊陣，何陣不摧。」《舊唐書》P.2217。

註十三：隋末亂離，群雄競逐，聲討煬帝之暴虐者固不只李密一人，集本根據《隋書·煬帝紀》而寫。

《隋書》云：「土崩魚爛，貫盈惡稔，普天之下，莫匪仇讎，左右之人，皆為敵國。然終不悟，同彼望夷，遂以萬乘之尊，死於一夫之手。」石本略去對煬帝敘寫。

又，李密未與竇建德交鋒，房彥藻為李密檄竇建德文，亦只提與王世充、宇文化及戰績。石本刪去竇建德事。

案：石本寫李密歸唐後之殊遇。「禮埒維城」指：唐室視如宗子之待遇。《資治通鑑·唐紀二》：「…上親禮之，常呼爲弟，以舅子獨孤氏妻之。」此是以裙帶關係尊顯李密。「榮加恆典」指：李密之賞賜、榮耀超乎常則之恩賜，李密之家世顯赫，授上柱國、封邢國公，皆與家聲相稱；又拜光祿卿，《舊唐書·職官志三》：「光祿寺、卿一員，從三品。卿之職，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。」光祿卿爲文職，誌主有武略又掌文職，表相言之，身兼文武，聲譽清榮。「參二王之後，廁周公之胤」指：唐室視爲輔臣，地位崇高。「入居九列，出摠六戎」指：人才之見重，權力厚實。以上皆爲虛寫誌主備受禮遇，誌主之觀感不得而見。（註十四）

事實是：與秦王元帥東討洛邑，有義務、無權力。李密降唐，從入關者有二萬人，爲數頗大，而拜密爲光祿卿更顯示架空密之軍事影響力；朝臣現實，其輕視李密不無受當權者之影響（註十五），高祖在密未降唐之前，稱述密語氣輕鄙！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二云：

榮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，請與帝合從，帝大悅，謂大郎、二郎等曰：

「桀賊南柔，強胡北附，所憂此輩，今並歸心！」

又云：

帝覽書（李密信）抵掌謂所親曰：「李密誇誕，不達天命，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，守成皋之阨，更覓韓、彭，莫如用密。」

則李密縱與李淵爲姻親，形式意義孰與實質意義？

喪家諱死者生前之委屈，由虛寫鋪陳，典雅出之，含蓄盡之，爲墓誌中相

註十四：密武德元年10月8日入關，《舊唐書·高祖紀》載同年11月8日京師穀貴，令四面入關者，車馬牛驢猶得各給課米，充其自食。則有司薄待李密部屬事，頗不合情理。

註十五：高祖在密未降唐之前，稱述密語氣輕鄙！除了見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，又：陳寅恪研究唐代政治史，云：隋唐之統治核心，施行「關中本位政策」其統治階級不改歧視山東人之觀念。參考：陳寅恪〈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〉中研院史語所專刊P.11-12（出版年不詳）。

當引人尋味之處。

(三), 石本: 29, 故吏上柱國、使持節黎州總管、殷衛澶四州諸軍事、黎州刺史、曹國公徐世勣, 上柱國、臨河縣開國公柳德義, 上柱國、陽武縣開國公薛寶, 上柱國、聞嘉縣開國公國公杜才幹等, 或同嬰世網, 或共涉艱辛, 或感意氣於一言, 或託風雲於千載。

集本: 29, 故吏徐世勣等, 或同嬰世網, 共涉難艱, 感意氣於一言, 託風雲於千載。

案: 徐世勣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九十三。

隋大業末, 世勣往從翟讓爲盜。後李密亡走雍丘(註十六), 世勣與王伯當共說讓, 推密爲主, 殺張須陁, 破王世充。時河南、山東大饑, 世勣又勸密攻黎陽倉, 倉既下, 世勣受命守倉, 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(註十七)。武德元年十月, 李密率眾降唐, 世勣據密舊境, 因魏徵勸說(註十八), 決計西向, 一則運糧支援淮南王神通, 一則詳錄舊境戶口、士馬之數, 呈表李密, 使自獻於唐高祖, 高祖知悉, 美其不伐善, 不背德, 賜姓李, 使經略虎牢以東(註十九), 爲使持節黎州總管。《舊唐書·地理志一》云:

及大業季年, 群盜蜂起, 郡縣淪陷, 戶口耗減。高祖受命之初, 改郡爲州, 太守並稱刺史。其緣邊鎮守及襟帶之地, 置總管府, 以統軍戎。

〈地理志二〉又載: 武德初, 「黎州總管府, 管殷、衛、洹、澶四州。」世勣降唐, 仍總軍務, 比李密更見重。而顯然石本墓誌漏一「洹」字。

同年十二月, 密反於桃林, 爲盛彥師所殺, 時世勣在黎陽, 高祖遣使告

註十六: 《隋書·地理志》卷 30 雍丘屬梁郡。P.836。

註十七: 《舊唐書》卷 53, P.2222; 《舊唐書》卷 67, 〈李勣傳〉P.2484。

註十八: 《舊唐書》卷 71, 〈魏徵傳〉P.2546。

註十九: 《舊唐書》卷 67, P.2484。

知，世勣拜伏號慟，表請收葬，許焉，葬密於黎陽山西南。

臨河縣開國公柳德乂，正史無傳。

陽武縣開國公薛寶，正史無傳。

聞嘉縣開國公杜才幹，其事附李密傳後。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云：

元真之降世充也，以為行台僕射，鎮滑州。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，詐與之會，伏甲斬之，以其首祭於密冢。

石本詳列四人勳爵職官，慎重稱謂，禮也；數人之顯榮而不忘舊主，亦可見李密能得人心，舊部雖然降唐，於李密之敬重未曾或減。《舊唐書》載李密死，高祖歸其屍，徐世勣「發喪行服，備君臣之禮，大具威儀，三軍皆縞素。」而「故人哭之，多有歐血者。」在在可證：人事之會有超乎名利者，乃能哀之深，哭之慟。

此或高祖歸屍之考慮，亦李密降後、步步設防之由來？歸屍、禮葬，蓋以市恩李密故人也。

集本以「故吏徐世勣等」一語概括誌主袍澤之情，其他感戴誌主之舊部不得而知，文情平淡，韻味減弱，繼下文云：同嬰世網等語，則敘寫焦點轉為時代背景而非誌主，甚明矣。

(四)，石本：28，粵以武德二年歲次己卯二月庚子朔十六日乙卯，葬於…。

集本：28，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，葬於…。

案：集本不書葬日，葬日時辰由喪家填入，所以石本增寫。惟誌主當在是年閏二月十六日下葬（詳第五節說明），碑文漏一「閏」字。

[小結]：石本繁寫之處在：

A, 呈現誌主之勳業、封賞之尊貴，如：(一)、(二)。

B, 備錄誌主之能得人，如：(三)。

C, 詳記下葬時辰，如：(四)。

三、石本刪去集本繁寫之處及其意義

(一)、石本：5,長源遠逝，崇基峻極，九功諧於虞夏，七德播於嬴劉。

集本：5,自德種降祉，宏道垂風，導碧海之長瀾，聳閼峰之遙構；家傳餘慶，明哲繼軌；諭(綸)文德則弼諧舜禹，語武功則經綸秦漢；其餘令聞令望，且公且侯，垂翠綏，拖鳴玉者，蓋亦耆舊未得盡傳，良史莫能詳載矣。

案：此節寫李密家世威顯，襯托誌主成就其來有自。李密先祖在虞、夏、商時，世為大理，故集本云：「諭(綸)文德則弼諧舜禹」，石本云：「九功諧於虞夏」(註二十)。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敘述：李姓先祖在秦時或為將軍，或為御史大夫、司徒等；在漢時則功業平凡。而集本云：「語武功則經綸秦漢」，石本云：「七德播於嬴劉」(註二一)，集本、石本各以對句行文，秦、漢與虞、夏對稱。

石本著墨切要。言遠祖者，稱：「長源遠逝，崇基峻極」；表示榮華富貴代有其人，並泛泛舉證云：「九功諧於虞夏，七德播於嬴劉。」(註二二)隨即寫誌主三世直系親屬，文字或不致枝蔓。

(二)、石本：6,祖曜，周太保、魏國公。父寬，隋上柱國、蒲山公。

集本：6,曾祖弼，上柱國，衛公。祖曜，周太保、魏公。父寬，上柱國、大將軍、涼州總管、蒲山郡公。

案：李弼正史有傳，碑文略去；李曜，李寬只載勳爵，蓋職官有陟降。《隋書》本傳稱：密才兼文武，「開皇中，襲父爵蒲山公。」(註二三)《北史·李弼傳》稱：李寬為「蒲山郡公」，石本省「郡」字。石本錄前兩代

註二十：「九功」語出《左文7年傳》，李氏祖先在虞、夏時功業，參考《新唐書·宗室世系表》。

註二一：「七德」語出《左宣12年傳》，李氏祖先在秦、漢時功業，參考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。

註二二：九功、七德之說，祖君彥〈為李密作書移郡縣檄〉，稱密：「總七德而在躬，包九功而挺出。」指密能發煌祖業。

註二三：《舊唐書》本傳稱爵與石本、《隋書》本傳同。

尊顯大要，已足表達誌主系出名門。

(三)、石本：7,公渥注龍種，丹穴鳳雛，生而五色，一日千里。

集本：7,公渥注龍種，丹穴鳳雛，降列象之玄精，稟成形之秀氣；雲生五色，一日千里。

案：「龍種」、「鳳雛」喻才能之傑出者，亦以形容帝王之子孫。「生而五色」指誌主降生有瑞相。「一日千里」喻誌主為優秀人才，比如騏驎。石本刪去「降列象之玄精，稟成形之秀氣」，蓋刪去重出讚歎之詞。

(四)、石本：8,起家左親侍。

集本：8,起家左親衛府，東宮千牛備身。

案：《通志·職官》記隋煬帝改左、右翊衛為左、右衛，有親、勳、武三侍，為宿衛侍從，皆以門蔭子弟補之。李密以父蔭為左親侍，宇文述勸辭；又在大業初，授親衛大都督，不就，稱疾而歸。石本約寫其職事，蓋左親侍一職，實無多可談。

(五)、石本：8,綺襦紈袴(從衣部)，非其好也；屏居一室，勢不營利，交則一時俊民，談必霸王之略。

集本：8a,隋文帝精華已竭，義不斷恩，始開凌長之源，將致覆宗禍，公見機而作，謝病言歸，優游經史，晦明藏用，風塵靡雜，賓友簡通，交必一時之俊，談必霸王之略。

案：集本、石本敘事皆據史傳，而取材有不同。

集本寫誌主之時代背景，蓄勢待發，見機而作，誌主是「有所為而為」。石本以「綺襦紈袴，非其好也」暗示誌主雄略天生，不同於一般富家子弟，而器度不凡，言談卓異。

無論誌主是何形象，誌主企圖心之引發，至早在大業中，與隋文帝無任何直接關聯，故刪去「隋文帝」一節文字。

(六)、集本：8b,尚書令景武公楊素，崖岸峻峙，天資宏亮，壁立千仞，直上

萬尋；嗣關西之孔子，追陝東之姬旦；深謀遠鑒，獨步當時。
公、年甫弱冠，時人未許，景武一見風神，稱其傑出，乃命諸
子從而友焉；並結以始終之期，申以死生之分。

石本：無對應描述。

案：集本敘事根據史傳，此節為李密牛角掛書，遠訪包愷典故；李密於尋訪途中結識楊素，因與楊玄感為刎頸交。

石本刪去此文字，刪去楊玄感敗蹟，李密亡走草澤一事，蓋李密已降唐，不宜過度稱頌楊素之慧眼，何況楊玄感事敗，李密幾於不保；石本為死者保留！

(七)、石本：9,有隋二世，毒被八荒，杼柚空於稅斂，老弱盡於徭戍；怨言發於山石，窮魂哭於野鬼，群盜並起，民不聊生，萬里蕭條，人煙斷絕。

集本：9,暨有隋二世，肆虐黔首，三象霧塞，五岳塵飛；妖災所臻，非唯血落星隕；怨讟所動，寧止石言鬼哭。轍跡遍於天下，徭戍窮於海外；冤魂塞宇宙，白骨蔽原野；墳壟發掘，城郭丘墟，萬里蕭條，人煙斷絕。

案：集本先飾寫隋煬帝暴政使天地變色，次寫日事遊幸，征役不息，使百姓塗炭。石本直接、扼要指陳隋煬帝疏薄，交代亂源、亂象；石本先以「毒被八荒」概說天地蒙塵，以稅斂、徭戍過重揭露二世苛政，於是帶出「群盜並起」、「民不聊生」結果(註二四)，強調人祲為禍，沈痛溢於言表。

(八)、石本：10,公使劍雷息，意在亡秦。

集本：10,公與楚公協契，共拯橫流，未息溟海之波，幾及昆岡之火，亡自道中，竄身草澤，奮臂大呼，群雄嚮起。

註二四：《隋書》卷四亦云：「驕怒之兵屢動，土木之功不息，頻出朔方，三駕遼左，旌旗萬里，徵稅百端，猾吏侵漁，人不堪命，乃急令暴條以擾之，嚴刑峻法以臨之，甲兵威武以董之，自是海內騷然，無聊生矣。」P.95-96。

案：集本承前述誌主與楊素因緣，寫李密從楊玄感舉事兵敗，生死交關，逃亡天下情節。石本無楊素一節文字，故約說誌主問鼎之意圖。

(九)、石本：12, 綠林青犢之豪，蒙輪扛鼎之客，四面雲合，萬里風馳。

集本：12, 九服諸侯，四方豪傑，或跨州連郡，或稱帝圖王，合從締交，爭亡秦族者，莫不趨茲青犢，背彼黑山，擊長轂以雷奔，望高旗而電集，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。遂大開幕府，肇啟霸圖；敷七德以宣威，掩八紘而取俊；鱗羽畢萃，草澤無遺。於是發人文以化之，播仁義以乘之，應時機以鼓之，總群策以決之。九野風馳，六合雷駭，彈壓趙燕，振驚江漢。

案：「綠林」指出沒深山、集結之盜罪，典出《漢書·王莽傳》。「青犢」指反賊，典出《後漢書·光武紀》。「蒙輪」指乘車冒險歸附者，見祖君彥〈爲李密檄竇建德文〉（《文苑英華》卷 646）、《舊唐書》本傳、房彥藻〈爲李密檄竇建德文〉（《文苑英華》卷 646）。「扛鼎」指力士、典出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。於時歸附李密者大抵是類群眾。《隋書》卷七十云：

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，無尺土之資，十家之產，豈有陳涉亡秦之志，張角亂漢之謀？皆苦於上欲無厭，下不堪命，饑寒交切，救死萑蒲。莫識旌旗之容，安知行師用兵之勢？

可見綠林、青犢之豪隱含不安本質，以附眾性質考察，李密之部眾未必如集本所述素質高、相處和諧，是故談不上「鱗羽畢萃」；《舊唐書》本傳：柴孝和說密「西襲長安，長驅崤函，掃蕩東洛」，李密不能，密曰：

…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，既見未下洛陽，何肯相隨西入？諸將出於群盜，留之各競雌雄，若然者，殆將敗矣。

由於部眾雜出，李密之管理已然費神，其圖策未必如是安穩，其武功未必

如是誇大；石本略去，反而合乎實情。然則，群雄雲合電集，何故也？皆志在亡秦滅紂（註二五），逐鹿中原而已。

（十）、集本：（13c）七國之地，四為我有；五都之所，三在域中。

石本：無對應描述。

案：天下未定，群雄爭霸，一時盛勢不能長保，石本略去。

（十一）、石本：14,....故得威讐華夷，聲振宇宙。

集本：14,.....近無不懷，遠無不肅；聲溢寰宇，威懾華夷。

案：此節寫李密敗王世充、宇文化及之後，天下震驚，惟其影響所及、牽於現實形勢、利益，所謂「近無不懷、遠無不肅」未盡符實，石本不取。

（十二）、集本：（14a）屬人神乏主，以天下為己任，荒裔佇來蘇之望，遺黎有息肩之所。

石本：無對應描述。

案：李密降唐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，懋功、奇策如夢幻泡影，其拯濟生民之初心徒然引人長歎，此為鼎移之際失敗英雄共通寫照；石本略，蓋後文敘寫亦含此意。

（十三）、集本：（18a）公威雖未震，主自為謀，蓋當世舊部先附，多出其右，故吏後來，或居其上。懷漁陽之憤憤，恥從吳耿後列（註二六）；同淮陰之怏怏（註二七），羞與絳灌為伍（註二八）。負其智勇。頗不自安。

石本：無對應描述。

案：集本寫李密降唐前後遭遇、心態。

註二五：魏徵〈為李密移鄒王慶書〉：「今者共舉義旗，勸翦兇虐，八方同德，萬里俱來，莫不期入關以亡秦，爭渡河以滅紂。」于時，常將隋煬帝之昏狂暴虐比為暴秦等。參照《隋書》卷43，P.1212。

註二六：此用東漢耿弇典故，參考《後漢書》卷19，列傳9〈耿弇傳〉。

註二七：此用西漢韓信典故，參考《史記》卷92，列傳32〈淮陰侯列傳〉。

註二八：此用西漢周勃、灌嬰典故，兩人出身卑微，周勃原為織薄曲者，灌嬰原為睢陽賣繒者。參照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卷57，及卷95〈樊鄴滕灌列傳〉。

李密降唐有預期心理。《舊唐書》本傳：

高祖遣使迎勞，相望於道，密大喜，謂其徒曰：「我有眾百萬，一朝至此，命也。今事敗歸國，幸蒙殊遇，當思竭忠，以事所奉耳。且山東連城數百，知吾至此，遣使招之，盡當歸國，比於竇融，勳亦不細，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？」

此話四層含意：第一層，認命。第二層，君子風度，竭思盡忠。第三層，自信對山東舊部的影響力。第四層，認為將受器重。而《資治通鑑》武德元年記言稍有不同，只保留第三、四層內容，《通鑑》引密言，曰：

我擁眾百萬，一朝解甲歸唐，山東連城數百，知我在此，遣使招之，亦當盡至，比於竇融，功亦不細，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？

儘管如此，密降唐後，一時之間，並未受器重。《資治通鑑》武德元年，十月：

己卯，至長安。……既而以密為光祿卿、上柱國，賜爵邢國公，密既不滿望，朝臣又多輕之，執政者或來求賄，意甚不平。—(a)

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，密自恃智略功名，見上，猶有傲色，及見世民，不覺驚服。—(b)

李密驕貴日久，又負歸國之功，朝廷待之不副本望，鬱鬱不樂，嘗遇大朝會，密為光祿卿，當進食，深以為恥。—(c)

以上敘述，可知密之不安源自未受尊重、智略無用武之地，而光祿卿所掌朝會宴饗，酒醴膳羞之事亦非密之所好。李密降唐時，年卅七，秦王李世民年卅一，其自恃乃人之常情；諸多情境令密不知實權何在？於舊部尚有多少號召力？或者反被隔絕？此與李密初入唐措慮，何啻霄壤！集本言誌主「頗不自安」，絕非虛言，只是如此敘寫，顯得誌主器量狹小，不堪屈就，因此謀叛，

出爾反爾，英雄所不取；石本刪去，既無指責唐室虧待降臣之線索，亦多少為誌主隱諱！

(十四)、石本：19,公想淮陰之偽遊，懼彭王之詐返，內懷震恐，棄軍霄遁。

集本：20A, 20a,公想雲夢之偽遊，慮青衣之詐反；心辭魏闕之下，志在江湖之上(註二九)；慕范蠡之高蹈，追赤松之遠遊(註三十)。

案：據《隋書》，新、舊《唐書》誌主本傳，李密時當壯年，並無退隱之志，所以潛逃，實是心生恐懼。集本以歸隱等典故掩飾恐懼之情，石本直抒內心震恐。

此一節文字之前，集本、石本皆明言：密與秦王東討洛邑，則密為秦王部屬，非是主將；密率卒先行、招撫山東故將士，臨行，高祖賜酒食，又告以群臣對李密之懷疑，密行軍至稠桑驛(註三一)，得敕書詔返，單騎入朝，更受節度，此一情節與淮陰侯韓信、梁王彭越之見疑彷彿，李密驚惶之餘，惟有棄軍遠走；李密降唐，厚增唐朝實力，則無任何軍閥更可歸附(註三二)，然而亦無法坦然任由高祖考驗其忠貞，終而抗命叛逃。

石本論情勢逼人比集本直接、切實。

註二九：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身在江湖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。」表示心存榮貴。此處用典卻表示心存隱退。

註三十：范蠡、赤松子皆表示隱退江湖，不問世事。前者見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，後者見《漢書·張良傳》。張良曰：「願棄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遊耳。」注：「赤松子，仙人號也，神農時雨師。」

註三一：A,《舊唐書》本傳：「密行至桃林，高祖復徵之。」P.2223。

B,《新唐書》本傳：「馳駟東至稠桑驛，有詔復召密，密大懼謀叛。」卷84,P.3685。

C,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：「密至稠桑，得敕。」又：「庚子日，密詐桃林縣官據縣城。」P.534。今從《資治通鑑》、《新唐書》。

註三二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賈閏甫言：「海內分崩，人思自擅，強者為雄，明公奔亡甫爾，誰肯相受。」表示李密才降唐，實力頓減，沒有優勢可為潛逃之資。另外還有一個因素，賈閏甫曰：「且自翟讓受戮之後，人皆謂公畢恩忘本，今日誰復肯以所有之兵，束手委公乎？彼必慮公見奪，逆相拒抗，一朝失勢，豈有容足之地哉？」(P.534)表示密失信天下群雄。

(十五)、石本：21, 詔，公禮葬焉。

集本：21, 故吏上柱國、黎陽總管、曹國公徐世勣等，表請收葬，有詔許焉。

案：集本就事論事。新、舊《唐書》本傳載之甚明。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：

時李勣為黎陽總管，高祖以勣舊經事密，遣使報其反狀。勣表請收葬，詔許之。高祖歸其屍，勣發喪行服，備君臣之禮。

然則石本何以諱去？李密被殺，喪家待罪，絕無立場置一詞；徐世勣之表請，高祖可以許，可以不許；李密之屍首，高祖可以與，可以不與；高祖無所顧慮，而李密得以哀榮入土，確乎徐世勣用心所致；石本點到為止，盡喪家低調情懷，全誌主良好形象，既得哀榮，夫復多言？！

(十六)、石本：22, 公…雅善書劍，尤精文史；至於出天入地之奇，拔幟擁沙之妙，莫不動如神化，應變無窮。

集本：22, (公)…雅善書劍，尤精文史；輕一夫之勇，學萬人之敵；至於三令五申之法，七縱七擒之功，出天入地之奇，拔幟擁沙之策，莫不動如神化，應變無窮。

案：集本用項羽、孫武、諸葛亮等典故，寫誌主之軍事才能。石本刪去「輕一夫之勇、學萬人之敵，至於三令五申之法，七擒七縱之功」敘述，約寫李密之文才武略以及領軍機變。

(十七)、石本：32, …世濟不隕，惟公挺生。

集本：(32a), 成形騰氣。成象降精。餘慶種美。惟公挺生。

案：參考本節3，銘文承前省略。

(十八)、集本：(34a), 群雄並起。莫非王度。聖人既作。皇天乃顧。爰自東夏。言遵西路。來擬寶融。寵逾英布。

石本：無對應描述。

案：李入關時自比爲竇融(註三三)而過之，(參照《舊唐書》、《資治通鑑·唐紀二》)然石本墓誌未提竇融、英布，故石本銘文刪去。

[小結] 石本刪去集本繁寫之處在：

A,去其誇飾，如：(九)、(十)、(十一)、(十八)。

B,裁略事件間接內容，如：(五)、(六)。

C,保留事實，如：(十四)。

D,濃縮字句，如：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四)、(七)、(十二)、(十六)、(十七)。

E,爲死者含蓄隱諱。如：(八)、(十三)、(十五)。

石本隱去貳臣之委屈，隱去敗將之委屈，卻透露誌主見疑而叛逃之情境，所以然者，以誌主有抱負、有作爲，而遭時不遇、有志未伸，不必以成敗論英雄，故石本雖多處刪裁，而文氣一貫、緊湊，反勝於集本。

四、遣詞用字差異之處及其意義

(一)、石本：2,或一丸請封函谷，或八千以割鴻溝，或夏殷資以興亡，
或楚漢由其輕重。

集本：2,或一丸請封函谷，或八千以割鴻溝，夏殷資以興亡，楚
漢由其輕重。

案：「一丸」指一丸封泥，封泥雖小，可封大件書函，人臣立功則封拜；
「一丸請封函谷」，語出《後漢書·隗囂傳》，表示：以攻據要塞見封；
在此喻守要塞以控制天下。「八千以割鴻溝」語出《史記·項羽紀》，項
梁發跡時，以吳中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，肇啓楚漢爭霸先聲。石本四句並
列關係，故於每句前加「或」字，表示爭天下時，群雄種種情貌。

註三三：竇融，東漢平陵人。王莽時，爲波水將軍。更始時，爲鉅鹿太守、張掖屬國都尉、酒泉太守等；又爲河西五郡大將軍。光武時，從破隗囂有功，封安豐侯，累大司馬。自以爲非舊臣而在功臣右，位益高，益恭謹，人所欽服。參照《後漢書·竇融傳》，卷53。李密援以自比，密語所親曰：「且山東連城數百，知吾至此，遣使招之，盡當歸國。比於竇融，功亦不細，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？」

(二)、石本：3,懋功墮乎既立，奇策敗於垂成；仰龍門以摧鱗，望天池而墜翼者，求之前載，亦何世無其人哉？

集本：3,懋功墮乎既立，奇策敗於垂成；仰龍門以摧鱗，望天池而墜翼者，求之前載，豈代有其人者哉？

案：石本、集本前四句皆在嘆息英雄功敗垂成，以「者」字總結，作為代稱詞，表示「…等類的人」。世世代代總有失敗英雄，不足為奇，所以石本說：「亦何世無其人哉」，以反詰語氣開啓對誌主之敘寫。

(三)、石本：6,匡周之美，姬旦愧其深仁；平吳之功，杜預慚其遠略。

集本：6, …並匡周之美，呂望愧其嘉謀；平吳之功，杜預慚其遠略。

案：石本去「並」字，四六對句。改「呂望愧其嘉謀」為「姬旦愧其深仁」是指誌主先世有文德、有武略，亦即集本「論(論)文德則弼協舜禹，語武功則經綸秦漢」之意，如用呂望，較偏武略，改為周公，語意較周延。

(四)、石本：8,驅馳階闥，暉映廊廡，出入禁門，光生道路。

集本：8,驅馳武帳，暉映廊廡，出入龍樓，光生道路。

案：階闥：台階與宮中小門也。喻：宮中。廊廡：殿下之外屋。禁門：宮門也。此皆宿衛入值之所，階闥、廊廡、禁門性質比較類近，就誌主起家左親侍而言，如此敘述較合乎事實，並不需要強調重要性，所以改換「武帳」、「龍樓」等詞。

(五)、石本：9, …杼柚空於稅斂，老弱盡於徭戍，怨言發於山石，窮哭於野鬼…

集本：9, …妖災所臻，匪唯血落星隕；怨讟所動，寧止石言鬼哭。轍跡遍於天下，徭戍窮於海外；冤魂塞宇宙，白骨蔽原野；墳壟發掘，城郭丘墟…。

案：此節點出隋煬帝暴虐，生靈塗炭，人天共憤，石本精要敘寫。以「稅

斂」、「徭役」之重總二世橫征暴斂(註三四)；集本不及稅斂一事，敘寫觀點不一。石本以「怨言發於山石」總說「怨讟」，以「窮魂哭於野鬼」寫人間地獄慘狀，足以涵蓋「冤魂塞宇宙」等形容。

(六)、石本：11,發跡譙梁、奮飛鞏洛；據敖庾而塞轅轅，杜飛狐而臨白馬。

集本：11,豹變梁楚、鳳翔鞏洛；據敖庾而塞轅轅，登太行而臨白馬。

案：此節寫誌主事業之起家及顛峰。楊玄感敗死，李密亡走雍丘，淮陽等地，終依翟讓，為策劃，豪傑或從之；於是助讓攻滎陽縣，殺張須陁，須陁副將賈務本被傷奔梁郡；河南郡縣為之喪氣；翟讓令密別統所部，號「蒲山公營」。此為誌主事業之起家。不及半年，密又為讓規劃，自羅口取興洛倉(註三五)，破劉長恭等，糾合眾軍，移檄郡縣，大修營塹，以逼東都，繼而與王世充決戰洛水，大敗之。此為誌主事業之顛峰。

李密初亡走群盜之間，其區域在梁郡、譙郡一帶；及攻取糧倉，與官軍作戰，其區域在鞏、洛一帶；繼誌主創業之敘寫後，誌文云「據敖庾(註三六)而塞轅轅(註三七)，杜飛狐而臨白馬」，總括誌主盛勢：足食足兵，控扼要塞。

集本用「豹變」(註三八)、「鳳翔」對語表示誌主之創業，石本改用「發跡」、「奮飛」，並含括「事業有進程」之意。又以「杜飛狐」易「登太

註三四：祖君彥移郡縣檄文，列隋煬帝十大罪狀，實則民所不堪者惟稅斂、徭役二項，此為隋末亂離關鍵。另參照注(24)。

註三五：《隋書·地理志》興洛倉在河南郡、鞏縣。P.834。

註三六：敖倉，地名，《水經·濟水注》：「濟水又東，逕敖山北，其山上有城，秦置倉其中，故曰敖倉。」此處以敖倉泛指糧倉。《說文》：「庾，廩，一曰：倉無屋者。」《國語·周語》：「野有庾積。」韋昭注：「庾，露積穀也。」

註三七：轅轅，喻天下要塞也，《管子·地圖》：「凡兵主者，必先審知轅轅地圖之險。」又，轅轅山在河南偃師縣東南，一名崕嶺，山道奇險，隋時屬河南郡喉縣。

註三八：豹變，君子遷善去惡，如豹之斑彩煥蔚，因用為自貧賤而顯達之辭。《易·革》上六：「君子豹變，小人革面。征，凶。居，貞吉。」

行」，一則指誌主確守軍略要地，一則以「杜」「塞」字表示阻絕隋軍。

(七)、石本：15,徒人事之有會，信天道之深遠。

集本：15,雖寔下民伊賴，然非上帝所臨；壯志展於人謀，雄圖屈於天命。

案：此節含蓄交代李密功敗垂成之關鍵。隋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密，密以寡擊眾，敗王世充，修金墉城，於時，東至海、岱，南至江、淮，郡縣遣使歸密，此為誌主事業顛峰。武德元年九月，王世充又來決戰，李密屬下邳元真潛結王世充、單雄信擁兵觀望，李密敗績，走河陽，轉歸唐高祖。李密自以應符讖（註三九），無奈造化弄人；集本以「上帝」、「天命」表達歎惋，而石本人以「天道」概說遺憾。

(八)、石本：16,無平陰之先鳴，有迴谿之垂翅。

集本：16,始先鳴於大樹，終垂翅於群孽。

案：石本用典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陳述劉邦攻平陰，絕河津，約降宛城，過武關，乃先諸侯入關，終有天下；石本藉以感慨誌主懋功不能接續。又：「有迴谿之垂翅」說明誌主在陸渾縣南七十里山谷為盛彥師伏兵夾擊而死（註四十）。石本用典致意，以地名合飛鳥之譬喻，為誌主遺憾。

(九)、石本：17,遂擁迫西邁，謁帝承明。

集本：17,乃眷西顧，舉茲東夏，載驅周道，來謁承明，帝曰：念功降茲休。

案：李密入關降唐事，無需鋪陳。石本隱去歌頌唐德之文字。

(十)、石本：17,授上柱國，封邢國公，拜光祿卿。

註三九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密謂賈閔甫曰：「且讖文之應，彼我所共。」案：讖文指：「桃李子，鴻鵠繞陽山，宛轉花林裡，莫浪語，誰道許。」桃李子，指「李」；莫浪語，指「密」。P.534。

註四十：《舊唐書》卷69,〈盛彥師傳〉, P.2520。

集本：17，命上柱國、邢國公，拜光祿卿。

案：石本完整交代授勳、封爵、拜官。

(十一)、石本：19，出雞鳴之關，次休牛之塞，詔命旋旆，更盡嘉謀。公想淮陰之偽遊，懼彭王之詐返…。

集本：19，既出雞鳴之關，方次休牛之塞，詔命施號，更盡嘉謀。公想雲夢之偽遊，慮青衣之詐反…。

案：此節文字寫李密叛逃前情節。

集本承碑文「俄屬元帥秦王，經營灋洛，亦親承密策，率卒先行。」而寫，在語法上加上時間敘寫，表示此行元帥為秦王，誌主奉命先行出師，而軍行出函谷關（註四一），並暫止於桃林（註四二），又接詔單騎入朝，重議策略，誌主因此心生疑懼，以為或如漢高祖之誑楚王韓信，降爵為淮陰侯（註四三）；又以為或如梁王彭越既已削為平民（註四四），漢高祖用呂后言，復誅殺之等事實重現，於是叛逃。[參見三、(14)說明。]

石本刪去「亦親承密策，率卒先行」等字，避當局之諱；在時間上先後情節進展次序消失，乃又刪去「既」、「方」等字。而改易對同一典故引用之措詞，以「淮陰」易「雲夢」、以「彭王」易「青衣」，清楚呈現誌主的恐懼在：削官、除權、繼之以誣控、誅殺、滅族，故藉著典故所稱擬爵名、強調英雄如何見誣，其悲憤之意，溢于言表。

又：「詔命施號」與「詔命旋旆」相較，後者合理，蓋當時敕書命密留部隊徐行，單騎入朝，密只有受命，不能施號。

註四一：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，孟嘗君以雞鳴之士得夜出函谷關，後因以謂函谷關為雞鳴之關。（卷 75）《正義》：「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。」

註四二：《文選·潘岳·西征賦》：「問休牛之故林，感微名於桃園。」李善注：「尚書武成曰：放牛於桃林之野。」此處以休牛稱桃林。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有桃林縣，屬熊州。卷 38，P.1427。

註四三：《史記》卷 92，列傳 32〈淮陰侯列傳〉P.2627。

註四四：《史記》卷 90，列傳 30〈魏豹彭越列傳〉P.2594。

(十二)、石本：23，既負縱橫之才，又遇風雲之會。

集本：23，負縱橫之才，遇風雲之會。

案：此節概說時勢造英雄，然則雙重條件因緣際合，乃能有所表現。石本所加字能強調誌主的自負與時局盛會。

(十三)、石本：24，榮名天闕。

集本：24，朝宗天闕。

案：「天闕」指天子所居，京都之地也。集本用「朝宗」，表示：諸侯之朝見天子如水之歸海。石本用「榮名」，表示：在京都有令譽，淡化了歸降事實。

(十四)、石本：24，委質北面，受命東征。

集本：24，率以從義之旅，為勤王之師。

案：石本敘寫扼要，總結臣屬及任事情況。

(十五)、石本：25，□以震主自疑，功多是懼。

集本：25，更以名重自疑，功高是懼。

案：李密奉命東征之前，高祖告以「有人確執不欲弟行」之事，李密所領任務為：至山東收撫舊部未降者。至李密軍行出關，又突然詔回，誌主直接聯想即在高祖疑慮，蓋山東舊部仍可成就大事，所以石本點出高祖的信任動搖，誌主先前成就不免為瓜田李下口實。

(十六)、石本：26，高鳥未盡，良弓遽折；狡兔不獲，韓盧已亡。

集本：26，高鳥未盡，良弓遽折；敵國猶梗，謀臣已喪。

案：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：

信曰：「果若人言：『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』天下已定，我固當亨。」

此節文字用韓信引言，而石本、集本去取有不同。石本取材用鳥、畜較一致，亦暗示李密之遭遇淒慘若是也。

(十七)、石本：27，曲展事人之節，是申舊君之禮。

集本：27，雅重事人之節，方申詔葬之禮。

案：李密降唐前，與李淵通信，請合從以滅隋，李淵令記室溫大雅回覆，卑辭推獎(註四五)，後情勢逆轉，密為王世充所敗，歸於李淵，故曰曲展事人之節；惟其已降唐，故得以「公禮」下葬，則李淵與李密為君臣關係。石本模糊曲折詔葬之處。

(十八)、石本：29，或同嬰世網，或共涉艱辛，或感意氣於一言，或託風雲於千載。

集本：29，或同嬰世網，共涉難艱，感意氣於一言，託風雲於千載。

案：石本於每句前加「或」字，表示四種狀況為並列關係而非從屬關係。

「或同嬰世網」表示：徐世勣、柳德義、薛寶、杜才幹與李密同時。「或共涉艱辛」表示：數人皆處亂世，劬勞百戰，共同經營四方。「或感意氣於一言」表示：李密學養深刻，能以義理懾人。「或託風雲於千載」表示：當日英雄相惜，共勉於問鼎雄圖。後三句去「或」字，如集本所敘，則表示諸員與李密同時而有一番作為；乃時勢使然，是否受誌主感召、牽引？敘寫並不明確，文情比較淡薄。

(十九)、石本：31，懼陵谷之推移。勒斯銘於泉戶。

集本：31，慮陵谷之推移。勒斯銘於泉戶。

案：石本改「慮」為「懼」，寫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」之惶恐。

(二十)、石本：31，魂往齊都，不愧田橫之客。

集本：31，魂往齊都，不愧田橫之冢。

註四五：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2，《資治通鑑》說法同。

案：上句云：「神遊楚國，無慚項羽之臣。」此句與之對仗。用「客」字與「臣」排比，文意比較一致、貼切。

又：石本：30，並登堯世，不列元愷之功。

集本：30，所恨並發唐代，不列元凱之功。

案：下句云：「俱爲漢臣，獨漏山河之誓。」此句改爲四六句，使句式整齊。

(以下銘文)

(二一)、石本：32，奇偉閒出。才雄代起。

集本：32，帶地深源。極天峻峙。

案：集本銘文寫李家基業深厚，如水之淵深，如山之高峙；用譬喻修辭。石本實寫，表示各世代皆有名家。

(二二)、石本：33，光流玉潤。響振金聲。英姿卓犖。雄略縱橫。

集本：33，少表奇智。早擅英聲。符采發越。志略從橫。

案：此數句寫李密之高貴、特出、才情顯發。石本前兩句虛寫，借玉石、音樂喻其卓越；集本實寫，論誌主之才情早已顯現，實證「符采發越」。

(二三)、石本：36，高衢騁力。逸足方遠。

集本：36，高衢騁力。海運方遠。

案：集本以千里馬，大鵬鳥譬喻誌主(註四六)。石本只以千里馬譬喻誌主，故「逸足方遠」承「高衢騁力」而來，「逸足」即「疾足」，「良馬逸足」，表示才幹非凡。

[小結] 石本與集本遣詞用字之不同在：

A,以寓褒貶，如：(十三)、(十四)、(十五)、(十七)。

B,使文意更明白流暢，如：(二)、(六)、(十一)、(十八)、(十九)。

C,使敘寫更周延，如：23.(一)、(三)、(八)、(十)、(十二)、(十八)、(二三)。

D,求措詞之統一和諧。如：4,16,20,22.(四)、(十六)、(二十)、(二二)。

註四六：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是鳥(鵬)也、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」此處以鵬鳥喻誌主之發越。

¹E,強調描繪焦點。如：5,7,9,21.(五)·(七)·(九)·(二一)。

F,求句式之整齊。如：10,14,20.(十)·(十四)·(二十)。

石本遣詞用字或追求切合事實，或表露對誌主之深情，或講究行文之優美。本節討論兩本字詞差異之處，可以斷言：當是石本修改集本而成。

六、從墓誌銘及史料等論李密其人及叛唐事實

李密有顯赫家世。(參照：石本 5,6.、集本 5,6.)

李密先祖出趙郡李氏，為秦司徒曇次子璣之後；李璣生三子，雲、牧、齊；齊為趙相，居中山。

李齊十三世孫李寶，後漢玄菟都尉，徙遼東襄平。李寶弟李沉亦然。

李沉孫根，後燕中書令。根子宣，鄴郡公、龍驤將軍。宣子貴，後魏征東將軍、汝南公。貴子永，太中大夫。永子弼，後周太師、隴西武公。弼子曜，邢國公。曜子寬，隋梁州總管、蒲山公。徙京兆長安；寬為李密之父。

《舊唐書·李衍傳》、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列李家為遼東李氏(註四七)，《北史·李弼傳》、魏徵〈李密墓誌〉卻以密為隴西成紀人。新、舊《唐書》以李密先祖李寶之遷徙為據；《北史》、〈李密墓誌〉以李弼之受封為據；一為著籍，一為郡望也。史書載：漢末有大量漢族遷徙遼東避難，李寶之遷徙遼東，或與此相關(註四八)。然則自李根至李密，八世皆相當顯赫。

顯赫家世使密有使命感，密年輕時，志氣雄遠(參照：石本 8、集本 8a)，常以濟物為己任。

而李密形儀眇小(註四九)。與楊玄感為刎頸交，楊時或侮之(註五十)；

註四七：祖君彥〈為李密與高祖書〉云：「與兄派流雖異，根系本同。」案：李淵出於李虎，李密出於李弼，是異派也。李弼之先本遼東襄平人，李虎祖西涼，本隴西成紀人，是源流亦不同。《資治通鑑·隋紀八》引本信。

註四八：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。P.2473。

註四九：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2。

註五十：《資治通鑑·隋紀六》，P.296。

往依瞿讓時，讓亦弗之忌（註五一），其麾下士卒或因此為讓士卒所陵辱（註五二）。然而識度深沈，能自勉勵，折節吞忍。

李密之性向好學沉思（註五三），精文史，善書劍（註五四），才兼文武，多籌算（註五五）。（參照：石本 22、集本 22.）李密師事包胥，勵精忘倦，為愷門徒優秀者（註五六）；又好兵書，能知能行。

密為楊玄感獻策三計：上計，長趨入薊，逼降遠征高麗之煬帝；中計，據關中，守要塞，入長安；下計，攻取東都。此策分析合理，惜楊玄感不能用。

密與王世充戰于洛水，以寡敵眾，膽識非凡。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，詐和誘敵，遏其歸路，武略精湛（註五七）（參照：石本 13、集本 13,13a.）。密之師事包胥、徐文遠，言談或儒雅，所謂「才兼文武」，當之無愧。

而李密人格特質：約言之，慷慨、自負，統御傾向。三者交互影響，有時愛才，有時狂簡，有時放肆，有時矛盾。

密之慷慨特質表現在物欲上無所愛吝。密世襲蒲山公，散家產，賙贍親故，養客禮賢；於時未滿二十歲（註五八）。在瞿讓營，子女珍玩一無所取（註五九），所得金寶，悉分士卒，賑貸貧困，個性使然；墓誌云：「綺襦紈袴（從衣部）非其好也，屏居一室，勢不營利」是也（參照：石本 8.），溫大雅以為密在瞿讓營之自律，「恐瞿圖已」（註六十），未盡然；密之慷慨出自統御者傾向，照顧屬下既表示能力，又象徵權力，前引《隋書》云「志氣雄遠，常以

註五一：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2。

註五二：《資治通鑑·隋紀七》，P.355。

註五三：《隋書》本傳，P.1624。

註五四：墓誌文。

註五五：《隋書》本傳，P.1624。

註五六：《隋書》本傳，P.1624。

註五七：《隋書》本傳，P.1629-1631。

註五八：李密生於開皇2年，開皇共20年所以，於時密未滿二十歲。

註五九：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2。

註六十：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2。

濟物爲己任」亦是。

慷慨則能得人，或無身段、楊玄感侮密，密稱曰：「決機兩陳之間，喑鳴咄嗟，使敵人震懾，密不如公；驅策天下賢士，各申其用，公不如密。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？」故在瞿讓營，密禮敬賓客，河汴間豪傑往依之；徐文遠論王世充與密，亦云密「能容賢士。」房彥藻、王伯當、柴孝和，祖君彥終爲效死；密降唐，從入關者尙二萬人；密死，士卒慟哭，多歐血者；杜才幹至爲密誘殺邴元真。墓誌云：「總不召之眾，問獨夫之罪，從我如流」是也(參照：石本 23、集本 23.)，慷慨能交心、能得人，故而誌主一死，屬下「慟深樂布，悲甚向雄」(註六一)！

密之自負，頗具膽識，然而驕矜好勝不免形於顏色，至錯用人才，信之太過，影響大局；或決策錯誤，往而不返。

密爲左親侍，瞻視異常，引起煬帝注意，宇文述因勸密以才學取官，密大喜，謝病辭歸。密於楊玄感敗亡後，走匿淮陽，隱名姓，聚徒教授，作詩曰：「一朝時運會。千古傳名諡。」「寄言世上雄。虛生真可愧。」其雄心壯志，信爲能致，不因窮困而隱晦。又亡命雍丘，往來諸帥間，勸說豪傑，滔滔雄辯，鍥而不捨，膽識確與群賊不同，乃能成就事業，聲動四方(註六二)。

密殺瞿讓後，頗驕矜，不恤士眾；徐世勣因宴會刺譏其短，密使世勣出鎮黎陽，名爲委任，實則疏之；不懌之情，有失風度(註六三)；蓋自負之人一旦坐擁權勢，不堪面折，何況譏刺。

密奪瓦崗軍權柄後，以爲瞿讓已死、煬帝不來、坐對糧倉(註六四)，作書與李淵，以天下爲己任，淵卑辭推獎，密得意忘形，不虞淵而專意東都，犯

註六一：樂布事見《史記》本傳，樂布感念梁王彭越之恩，越被梟首，令不得收視，布哭而往收之，高祖狀其義。向雄事見《晉書》卷 48，向雄初仕郡主簿，以小譴繫獄，司隸鍾會自獄中辟爲都官從事，後會見誅，無人殯葬，雄迎葬之。此皆知恩圖報之英雄，故不勝悲痛。

註六二：《資治通鑑·隋紀七》P.352-353。

註六三：《資治通鑑·唐紀二》P.502。

註六四：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 2。

兵家大忌；蓋自不能「知彼知己」則罷，而又與李淵書信往來不絕(註六五)，高祖固知密，密不知高祖也；密降唐後，親疏由人，又能如何。

又，宇文化及弑煬帝，恭帝即位，密畏懼東都議其後，上表乞降，請討化及以贖罪；房蘇威在東郡，隨眾降密，蘇威隋室舊臣，密禮遇蘇威，惟不言帝室艱危，喜形於色，蘇威等人鄙之；蓋統御性格者畏懼失勢，密乞降恭帝，非為「繼絕扶傾」(註六六)甚明。

密因愛才，不殺邴元真、單雄信，於旁人種種提醒，因循再三。密與世充最後一役，情勢明朗，王世充食盡求戰，密與裴仁基、魏徵、主堅守，單雄信主戰，密惑於眾議，貿然犯敵，結果，邴元真潛引世充、單雄信見死不救，密當然失敗；密自負識人善戰，竟不能早作決斷(註六七)。

密歸唐後，朝廷待之不副本望，鬱鬱不樂；蓋有一分自負，便有一分情結，或不能隨遇而安。

又，歸唐後，奉命東征，仍深信讖文之應，昧於現勢，與賈閏甫最後一席話云：

唐使吾與絳、灌同列，何以堪之。且讖文之應，彼我所共，今不殺我，聽使東行，足明王者不死，縱使唐遂定關中，山東終為我有，天與不取，乃欲束手投人。

此話意氣用事，混雜情緒與怨恨，以東征為天意；其心結乃在羞與絳、灌等凡夫俗子同列(註六八)。凡此，皆誌主驕矜自負使然，石本云：「徒人事之有會，信天道之深遠。」(參照：石本 15.)不忍言誌主個性之悲劇也。

矛盾者：密為楊玄感分析取天下路徑，以取長安、守關中，優於據東都，

註六五：《資治通鑑·唐紀八》P.402。

註六六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一》李密師事徐文遠，此為文遠對李密之勉勵(P.487)。

註六七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P.505-505。

註六八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P.534。

自亦不能把握。密愛魏徵才，不能用徵言，最後一役急於交鋒，又不設壁壘，無深謀遠算，又無死敵之心；表現輕率。與世勳幾度並肩作戰，不敢獨排眾議，前往黎陽，蓄勢再起。統御傾向性格者、自信太過，其失策，或往往出人意表。

李世民譏李密「戀於倉米，未遑遠略。」（註六九）密於倉米之管理，亦未見其術。《資治通鑑·唐紀二》：

密開洛口倉散米，無防守典當者，又無文券；取之者隨意多少，或離倉之後，力不能致，委棄衢路，自倉城至郭門，米厚數寸，為馬車所躡踐；群盜來就食，并家屬近百萬口，無甕盎，織荊筐淘米，洛水十里兩岸之間，望之皆如白沙。密喜謂賈閔甫曰：此可謂足食矣。閔甫對曰：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，以所天在此故也。而有司曾無愛吝，屑越如此，竊恐一旦米盡民散，明公孰與成大業哉。密謝之，以閔甫判司倉參軍事。

密之功業由攻佔糧倉而奠基，以有糧斯有眾，有眾斯有土（註七十），此節記密不知厲害關鍵，可見密於人事、物力之處置有不逮。《隋書》論密「志性輕狡，終致顛覆」，然而，密為勇將、為軍略家，所謂兵不厭詐，其輕狡乃戰場薰習，惟於人事、物質之管理如此，潛伏離散之隱憂。此亦為墮敗因素之一。

唐高祖對待李密，深知其人。李密多籌算，致函祛其疑忌，使密為守成皋、拒東都，驕縱其志。李密東征前，告以同僚之懷疑，復又於軍行途中，突然召回，使密心生疑懼，棄軍霄遁，自陷死路。李密自負，入關後，可能先怠

註六九：《資治通鑑·隋記八》李世民曰：「李密顧戀倉粟，未遑遠略。」（P.402）。

註七十：《舊唐書》卷74，列傳24，《馬周傳》：「自古以來，國之興亡，不由畜積多少，唯在百姓苦；且以近事驗之，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，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，西京府庫，亦為國家之用，至今未盡；向使洛口、東都無粟帛，則世充、李密未能必據大眾。……」

慢，後授官，又使迎秦王於幽州，挫其銳氣。李密一向統御軍務，降唐後，竟委以酒醴羞膳之事(參照：石本 17、集本 17.)；設使李密舊部與王世充洽處，李密無收撫舊部口實，則情勢如何，雖不得而知，密之壯志消磨，恐亦不免。而李密不能早知李淵，亦不知潛逃後、走襄城張善相事，早爲人算計，終命喪熊耳山。

計李密之降唐以後，可考記事、時日如後：

武德元年十月己卯(10月8日)，至長安。

武德元年十一月，李世民敗薛仁杲於淺水原。

上使密迎秦王於幽州。

徐世勣歸李密舊境於唐，賜姓李，奉命經略虎牢以東。

癸亥(22日)，秦王凱旋，至長安，告廟。

武德元年十二月辛未(1日)，高祖遣密至山東收其舊部。(參照：石本 18、集本 18.)

壬申(2日)，賜秦王爲太尉，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，蒲州、河北諸道總管及東討諸府兵並受節度(註七一)。

密歸屬秦王，東討洛邑。所屬麾下，一半留華州，奉命先行(註七二)。

至稠桑，得敕令，單騎入朝，更受節度。(參照：石本 19、集本 19.)

庚子(30日)，密反於桃林。(參照：石本 20、集本 20A,20B.)

武德二年閏二月乙卯(16日)，葬密於黎陽西南五里之平原。

案：密降唐後一個月，京師穀貴，當局令按額配給四面入關者糧食，充其自食。可見，長安當局於糧食控制非無章法；密入長安、在此令一個月前，史書沒有穀貴記錄，密之隨行者二萬人，雖然所需供養不少，但有司供待薄，使密之部屬累日不得食，甚不合情，推測對待密等不無怠慢嫌疑。

註七一：《全唐文》卷1，秦王太尉陝東行臺制詔令。《舊唐書》、《資治通鑑》省去「東討諸府兵」等字，而言「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，並受節度。」

註七二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P.533。

密入長安，領受官爵，其確切時日沒有記錄，而秦王敗薛仁杲，密則奉命往迎。如此待遇，與徐世勣降唐後、權勢相比，密顯然不如世勣；以李密之自負，當願再建奇功，邀寵權勢。又，李密封光祿卿，為文職，另外，沒有任何領軍頭銜，其受命東征次日，秦王也受封統領河北諸府兵馬；可見，密屬秦王節度，對密而言，並未得到充分授權。

高祖在密行前，賜酒食，勉以善建功名之外，又告以懷疑，對自負之人毋寧是一種不被信任之壓力。李密麾下留華州、一半隨行東征，舊部至少有一萬人，於軍略家看來，是可觀人力，也是誘因，密如何決行，固是一大考驗。此事高祖安排頗值玩味，即使密不回頭，擔負反叛罪嫌，而反叛李唐情況與隋末不同，此時前有世充、後有李淵，形勢千難萬難，李淵故曰：「借使叛去，如以蒿箭射蒿中耳，今使二賊交鬥，吾可坐收其弊(註七三)。」果然，武德元年歲末，密反於桃林(參照：石本 25、集本 25)，史萬寶、盛彥師在熊州宜陽拒寇，聞之，彥師領眾埋伏截擊密，密截桃林後，既度陝州，以為其餘不足慮，擁眾徐行，踰山南度(註七四)，為彥師所斬。於時不得早於武德二年元月。

李密死，傳首長安，高祖遣使以密首示黎陽徐世勣，至世勣為表請收葬，需時至少五十日，所以二年閏二月中旬，始得入土(註七五)。《資治通鑑》以武德元年十月朔日為壬申，則十一月朔日為壬寅、十二月朔日為辛未，武德二年正月朔日為辛丑、二月朔日為辛未、閏二月朔日為庚子、閏二月十六日為乙卯，正與石本所記同。石本缺「閏」字(註七六)。

註七三：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P.523。

註七四：《舊唐書》卷69，〈盛彥師傳〉P.2520，《資治通鑑·唐記二》P.536。

註七五：庚子日，在武德元年除夕，李密反於桃林，走襄城，中途至陸渾，被殺，需要相當時日。及首級傳入京師，又轉至黎陽，往返亦需時日，書無明言死日、傳首、或徐世勣上書日期，故此處言五十日，為保守之估計。

註七六：葉師國良〈石本與集中誌文異同問題研究〉云：「……石刻雖當時所立，無集本傳刻失實之弊，而不能保證必然無誤，……。」《台大中文學報》第八期P.40。

《資治通鑑》將誌主事件繫於武德元年，蓋求敘事之連貫。

六、結論

本文比較石本與集本〈李密墓誌〉，就其敘寫之繁簡處、探索可能原委。發現：

- (一)石本漏刻「洹」、「閏」兩字。
- (二)石本繁寫之處在於：呈現誌主之勳業、封賞之尊貴。備錄誌主之能得人。詳記下葬時辰。
- (三)石本刪去集本繁寫之處在於：去其誇飾。裁略事件間接內容。保留事實。濃縮字句。為死者隱諱個性之缺失與失策。
- (四)石本與集本遣詞用字之不同，在於：使文意更明白流暢。求措詞之統一和諧。以寓褒貶。求句式之整齊。使敘寫更周延。強調描繪焦點。
- (五)李密家世顯赫，處於亂世，以使命自期，故慷慨自負，傾向統御、操控性格，其堅毅果決、自此而來，其負氣激昂、亦由此而來；一時舉足輕重，終而叛變見殺。就其深沈而言，勝於瞿讓，不如李淵（註七七），其壯志未酬，未必繫於天意，石本描寫更切實，文情更真摯。李密謀反時，所積累之不滿、甚矣，李淵洞悉密個性，任由蘊蓄不滿，而後逼反，不著痕跡。
- (六)本文之寫作，嘗試以石本為底本，取與正史對照，考察誌主生平事蹟，將正中陳述含糊之處，作一釐清，還誌主真實面目。

註七七：《隋書》云密為陳(涉)、項(羽)之季孟(P.1637)；《舊唐書》稱密比項羽，文武器度即有餘，壯勇斷果則不及(P.2225)；《新唐書》以密不能與項羽比，其禮賢得士似田橫，而賢於陳涉(P.3687)。本文不在此做推敲，但約言李密與瞿讓、李淵，然李密自是李密也。

主要參考資料

一、史書～

魏徵等，《隋書》，收入《影印新校本廿五史》，(台北:鼎文書局,民 68)。

溫大雅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，三卷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114 冊(台北:商務印書館,民 70)。

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，收入《影印新校本廿五史》(台北:鼎文書局,民 68)。

宋祁、歐陽修撰，《新唐書》，收入《影印新校本廿五史》(台北:鼎文書局,民 68)。

司馬光等，《資治通鑑今註》(台北:商務印書館,民 70)。

二、墓誌銘～

石本:

《隋唐五代墓誌匯編·河南卷》(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1)。

中國文物研究所 河南文物研究所編，《新中國出土墓銘·河南卷》(文物出版社 1994)。

集本:

宋·李昉等編，《文苑英華》(台北:聯華出版社,民 54)。

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(日本京都:中文出版社,1976)。

熊象階，《濬縣金石錄》 收入《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》(台北:新文豐出版公司,民 68)。

三、論文～

蔡學海，〈隋末難民與唐初國運〉，《新時代》第 12 卷 11,12 期(民 72)。

任思義，〈李密墓誌銘及其歷史價值〉，《中原文物》1986,第 1 期。

葉師國良，〈石刻文字考辨〉，收入《石學蠡探》(台北:大安出版社,民 78)。

葉師國良，〈石本與集中誌文異同問題研究〉(《台大中文學報》第八期,民 85)。

黃啓書，〈唐李密墓誌校勘記及其相關問題〉 民 87 年 3 月 22 日發表。(尚未刊行)。